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去聖神異題



張玉法
張瑞德 主編

第三輯

④

魯迅自傳

周樹人 著

周樹人 著

第三輯

④

魯迅
自傳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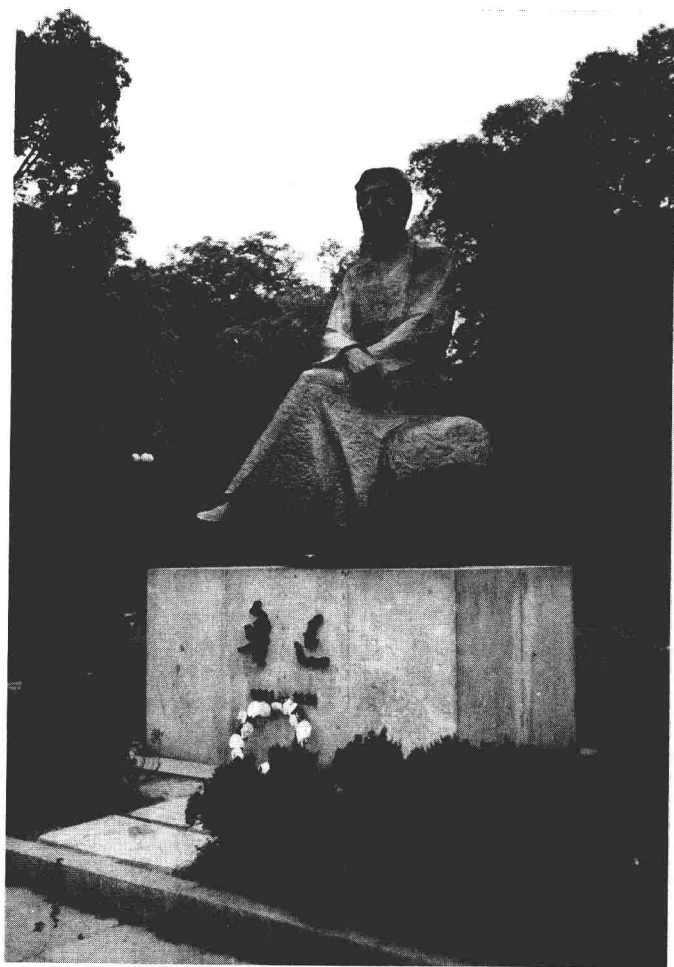
張玉法·張瑞德 主編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第三輯

④ 魯 迅 自 傳

作 者 周樹人
發行人 周崑陽
執行編輯 溫亦剛
出版者 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6號3樓
電 話 (02)3979717 (代表號)
傳 真 (02)3417731
郵政劃撥 1215710-2號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4167號
排 版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聯和印製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10000元 12種18冊
香港代理 景行出版公司
地 · 址 新界沙田火坳對灣街經豪工業
大廈第二座15樓F4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初版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 957-9616-59-0



杭州魯迅紀念館前塑像

凡例

一、本叢書每輯選錄自傳作品十種，作者來自軍政、黨務、財經、新聞、教育、學術、文學、宗教各界。

二、本叢書出版之目的在保持歷史紀錄，所選錄作品主要為絕版已久、流傳不廣、或雖經重印、但內容不完整者，間亦收錄未曾出版之稿本。

三、本叢書盡量容納各種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之作品，以兼容並蓄之方式，保留各方面之記錄。

四、本叢書之編輯，以維持原作品內容之原狀為原則：（一）原作品中收錄有與自傳無關之文字者，予以保留。（二）原作品內容除明顯錯字予以改正外，不作任何更動。（三）原作品無目錄者，所用外文譯名與現代通行之譯名不同者，均依其舊。文句中如有空白或無法辨認之處，用口符號註明。

五、本叢書於各書之前，增列作者小傳，俾便讀者明瞭傳主之生平概要。

六、本叢書收錄之內容以原作品為主，如有作者所撰之其他自傳性文字或相關文獻，亦酌予採

凡例

凡例

用，列爲補篇或附錄。

七、本叢書所選印各書，於出版前曾分別徵得各書原作者或具法定代表人之同意，間有少數無法取得聯繫者，出版者亦保留其權益，請原作者或其代表人逕洽出版者。

八、本叢書擬繼續刊行，歡迎各界人士推荐未刊或絕版之自傳作品。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小傳

魯迅，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一年生，本名樟壽，初字豫山，後改字豫亭、豫才，改名樹人，一九一八年起始用魯迅爲筆名。

幼年於本宅家塾就讀。一八九八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次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屬礦務鐵路學堂。一九〇二年畢業後，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一九〇四年畢業，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一九〇六年棄醫從文，譯介俄國、東歐等被壓迫民族之文學作品。一九〇八年，與許壽裳、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等人，從章炳麟學，並加入光復會。

一九〇九年夏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翌年辭職，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兼監學。一九一一年，紹興光復，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共和政府成立後，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召，任教育部部員、科長、僉事等職。一九一八年初，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五月，於《新青年》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猛烈抨擊傳統家族制度與禮教之弊害，此後又連續發表《孔乙己》、《阿Q正傳》等小說，廣受矚目。一九二〇年秋季起，兼

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校講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語絲〉週刊創刊於北京，魯迅與孫伏園、錢玄同、周作人等爲主要撰稿人。翌年，發起未名社，譯介俄國文學。一九二六年八月，因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爲北洋政府所通緝，被迫南下至廈門，任廈門大學教授。翌年一月，轉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國民黨發動清黨運動後，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從此同情並贊助共黨活動。

同年十月，定居上海，研究、翻譯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並提倡新興木刻藝術。一九二八年六月起主編〈奔流〉（月刊），介紹外國文藝創作並評介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一九三〇年起，先後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組織，遭國民政府通緝。與此同時，領導左翼文藝界，對「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按：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杜衡等自稱爲「自由人」、「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革命文學運動）及「論語派」進行論戰。一九三五年十月，共軍抵達陝北，魯迅與茅盾聯名向中共中央致賀電：「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祖國的將來。」翌年，擁護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口號。同年十月，病逝上海。一九三八年，〈魯迅全集〉（二十卷）出版。

中共政權成立後，魯迅著作大量出版，北京、上海、紹興、廈門等地均設有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一九八一年，〈魯迅全集〉新注釋本出版。

目次

第一章	母地	一
第二章	幼年和書塾	九
第三章	無需學費的學校	二五
第四章	從南京到日本	三三
第五章	回國	四三
第六章	創作生活的回顧	六一
第七章	關於阿Q正傳	七一
第八章	從廈門到廣州	七九
第九章	語絲四年	八九
第十章	創作和我	九九
第十一章	翻譯和我	一〇七
第十二章	病與死	一一五

第一章 母地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裡。

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紹興師爺」，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沙，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住這「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

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著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著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他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

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的腳色了。牠打定了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卻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等著。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這是微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匹老虎來。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進屋子裡睡覺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葉瑟瑟地作響，微風也吹動了，想來草席定已微涼，躺著也不至於煩得翻來覆去了。

我的祖母曾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雷峰」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環，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纔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裡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裡了。鉢盂埋在地裡，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

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頭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頭外送上衣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大約十多年前罷，紹興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一元四角，特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時已經鬧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卻只有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而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之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裡，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憑票付英洋一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

「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

「憑票付英洋二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還不至於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斤去尖，他是不用了的。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麼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於還要拚了性命，跑進深山裡去採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床；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个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卻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爲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爲「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

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剋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神虎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卻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喫單子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床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

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熬好，灌下去，卻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裡飛一般抬去；聽說他現在還健康。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正在和只長於外科的西醫奮鬥哩。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卻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光電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著。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裡；……。

「啊啊，你的父親要斷氣了。快啊啊！」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著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還卻是我對於父母的最大的錯處。